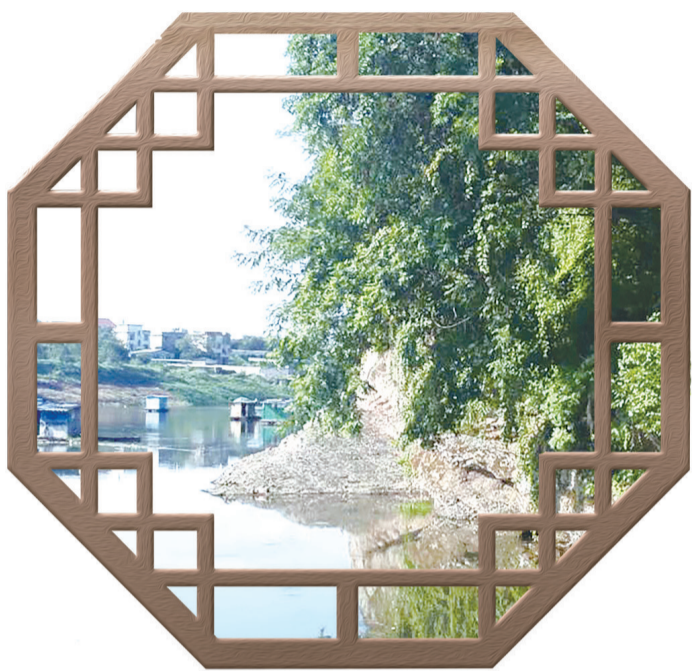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地名记忆

淥口小石沟

张和平



淥口小石沟



火烧坪看淥口淥江第一湾



真情

胡娣和丁娣

周慧文

两位娣同龄同名，都出生于1937年，都叫艳云。同一天，一个上午、一个下午住进医院，被安置在同一病房的30床、31床。

胡娣黑面白相间头发，白白净净的皮肤，穿件漂亮的格子衬衫，即使是躺在床上，也能看出她平日是个端庄美丽、精致有修养的女人。丁娣从脸到颈部，黑黝黝，布满了道道沟壑。穿一件套头旧毛衣，一看就知道是个脸朝黄土的乡村老太婆。

胡娣说话带文艺腔，看到我进病房打开窗户，就知我心意，说：“久居鲍鱼之肆而不知其臭。”听到了娣她长久地鼾声如雷时，她会用：“好觉做梦千古芳，至今脍炙梦黄粱”来形容，让自诩文化人的我都得靠百度才能知道这句诗的意思。

丁娣，瘦骨嶙峋，除了耳朵有点背，身体素质极好。房间里的病人和陪护，数她的睡眠质量最好。她白天、黑夜都可睡着，且更多时候是在香甜的睡梦中，还会发出超大的鼾声。

胡娣，只在晚上和午休时是眯着眼睛睡觉的，上午、下午她都安安静静地躺着，看看手机，望望天花板、窗外，傍晚她要打开电视看《国宝档案》，晚上要看《海峡两岸》。自她得知我是名教师且热爱写作后，就比较关注并支持我这个沉默寡言者。当我拿笔时，她会对我陪她的聒噪大嫂说：“小声点，她要写文章了。”当我拿蓝牙时，她会说：“小声点，她要

学习了。”

丁娣嗜睡，按理说陪护她是最轻松的，可她5个儿女衍生出了一队庞大的家族，每天来病房探望的人一拨又一拨，特别是做手术这一天，站着的、坐着的，把病房内外挤得水泄不通。在孙子照顾时，丁娣格外听话，而且嘴角挂满笑容。儿子照顾时，丁娣也基本听话，但脸上是没有笑容的。但80岁的老伴照顾时，丁娣则名堂十足，老伴说手术前不能腿部用力坐起来，她偏要不停地起身，需老伴不停来哄着。

丁娣进手术室前，紧紧抓住老伴的手，叮嘱他得时时陪着，不能走远。老伴欣然应允，哪怕女儿劝他先去休息一阵，也不答应。直到苦等两个多小时后，实在站不住了，才肯下楼在病房坐着等。丁娣手术后送到病房时，床边儿孙围成里三层，外三层，可丁娣的眼睛却在四处搜索着，知母莫如女，女儿马上把父亲推上前，说：“爸在这里，你放心。”丁娣立马把手伸出来，让老伴握着。丁娣落了心，两分钟后又进入酣睡模式。

胡娣丈夫走得早，独生儿子在国外工作，独居的她为捡落在地上的卷筒纸而摔了一跤，是自己打的120。在医院门口，有护工来询问要不要帮忙，胡娣疼得只能点头。即使是手术前后，都是护工小李在楼上楼下地跑着，包括去市场帮胡娣买睡

李白在《长相思》中曾有“上有青冥之长天，下有淥水之波澜”的表述，淥口之名也源于淥水。

淥水又称淥江，是湘江的一级支流。淥江源头有南、北两源，南源又称萍水，发源于江西萍乡杨岐山千拉岭南麓，从大坪山进入醴陵境内。淥水从东至西横贯整个醴陵，从漂沙井入淥口境，经周家埠、横江石，过淥口水电站淹没了的铁埠滩，从茶亭、火烧坪开始形成淥口淥江第一湾。

江水从淥口老街一总接龙桥码头，流过二总码头，在小石沟回水，转弯通过沙河里、李公庙等老码头，在关口汇入湘江。淥湘两江水融合后，再通过湘江东岸的淥口大石沟，一路奔腾而去。石沟，是石山抱江水的意。民国醴陵县志记载：“庙前有石岩，壁立江干，锁钥水中，谓之小石沟，其下有潭，深绿如墨。”

伏波岭老庙坐北朝南，南面陡峭的山崖下是淥江。老庙在我的童年、少年时代，是卫生防疫站的办公室，站里的医务人员潘叔叔就住里面。那时，我爱坐在二总巷子的家门口朗读课文，个子不太高、单瘦的他从伏波岭下来后，常常会停下来听我读书，还要纠正我带淥口话的读音。首先就制止我称“潘满满”，要叫叔叔，他总说，完小中年级的同学，要讲普通话。

伏波岭下的二总巷，新中国成立后建了几个车间，成立了圆木加工合作社，工厂招牌上，红油漆字写的是“园木”。我陪潘叔叔找到车间书记，分析这两个字的不同意思，书记十分感谢，随后立即改了错别字。潘叔叔带着我和同学们去淥口造纸厂看小石沟时，路边竖着一块写了“小石围”三个字的牌子。潘叔叔连说不是这个“围”，应该是“沟”，并向大家解释了“沟”字的用法。

在我十来岁的夏秋时节，他几次带我从小石沟涉水走进伏波岭下的小石沟。我们坐在江边岩石上，他读着《小石潭记》：“水尤清冽。全石以为底，近岸，卷石底以出，为坻，为屿，为嵴，为岩。”他用普通话朗诵，胸腔里有回音，节奏感强，读起来悦耳动听，一字一句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。

潘叔叔指引着我看身边的深潭，抬头再看伏波岭崖壁矗立在淥江边，伏波岭上青青的大树，下垂的翠绿藤蔓，在略微红色的崖壁上缠绕在一起，组成一个大大的绿色网。小石沟依岩石高低的地势，立着几个刻有阿弥陀佛字样的白色石头柱子，点缀在岩石抱水的岸边周围。我们赞叹古人写出了小石潭的幽美和静穆，再联系到伏波岭与小石沟的风光，越发感觉这里与小石潭一样，十分秀丽雅致。再后来，潘叔叔投笔靠亲戚去了，动身的那天，他下伏波岭与同学们告别，此时仍然叮嘱我们努力学习，好好读书。

在日军进攻长沙的几年间，醴陵大货船从湘江水路运物品到淥口，由茶陵小船再转运到醴陵茶陵萍乡等地。后来，日军占领了淥口，纵火烧毁淥口老街，老店铺多数被焚，几代人累积起来的家当被扫荡一空，淥口商业古镇焚毁殆尽。如今，古镇原貌不复，只有伏波岭与小石沟风景依旧。

衣、生活用品。儿子打来视频电话时，胡娣偷瞧了真相，只说：“感冒了，来医院吊几天水。”护工小李也在用心照顾胡娣，想方设法给她改善伙食、补充营养，每天给她擦身子，在手术前还帮她修剪、清洗了头发。

丁娣沉睡的时间太多，故与胡娣交流得极少。偶尔交流几句，胡娣觉得很好吃，因为丁娣不但耳朵背，而且一口醴陵腔语速极快，只听得清那句：“老信子耶”。丁娣曾跟胡娣承诺过：“病好后，送土鸭蛋给你。”胡娣听清楚了。丁娣做手术那天，因为太紧张，从凌晨3点多开始不断地折腾老伴，胡娣安抚她说：“老丁，没事的，配合做好手术，病好后送土鸭蛋给我。”可当中午丁娣家围在病房里的人太多时，胡娣也抱怨：“哪要这么多陪护啊！”晚餐时，护士进来告诉丁娣老伴：“娣她醒来后，要慢慢地喂白米稀饭，千万不能过快，太快怕在喉咙里粘连导致呼吸不畅通。”胡娣马上安排护工小李：“等下你去喂丁娣，不能让她老伴去，怕喂得急。”

胡娣与丁娣这对老姊妹花在这近半个月毗邻而居的日子里，真正言语的交流不是很多，但因为同龄同名同病又同房这份特殊的缘分，让她们彼此惦记。不知道丁娣经过这一劫能否恢复到自由行走，也不知道胡娣还能否吃到了娣她送来的土鸭蛋。

讲述

修复炎帝陵 我任总指挥

口述：唐家钧
整理：赖杰琦

【人物简介】

唐家钧，男，1938年出生于炎陵，在1986年动工的炎帝陵修复工程担任总指挥。

我出生在炎陵，老屋离炎帝陵旧址不远，是闻着炎帝陵的香火味长大的。从有记忆起，母亲每年都会带着我去祭拜炎帝，起初背在背上，后来牵在手中，每年如此，从不落下。从小学高年级开始，我便常常和同学一起跑到炎帝陵去四处探看，孩子们对这个常年香火不断的“神”既好奇又敬畏。此时我并不知道，自己和炎帝陵的情缘才刚刚开始。

如何修复？一筹莫展之际，一张老照片让我豁然开朗

宋朝以来，官方经常在炎帝陵举行奉祀，经元、明、清历代修葺，逐步完善了炎帝陵主体规模。1940年，国民政府重修主体建筑炎帝殿，遗憾的是，1955年的一场大火将炎帝陵的殿殿烧毁，残余建筑后来也被破坏殆尽。

1981年，一位来自郴州的老中医在祭拜炎帝后，向酃县（今炎陵县）政府提出重新修建炎帝陵的建议，并引起了广泛关注。经过多方努力，1986年，炎帝陵修复工程正式启动，时任酃县（今炎陵县）政协主席的我被任命为总指挥。

要动工修复，先要有图纸，可炎帝陵到底应该修成什么样，大家心里都没数。我把县志前前后后翻了不下20遍，依然毫无头绪，结果下乡时一次偶然的经历让我豁然开朗。在炎帝陵附近一位农户家，其梳妆台台面玻璃下压了一张民国时期的炎帝陵照片，我赶紧找来专门的摄影人员翻拍下来。这张照片给了我们灵感，但光靠一张照片，并不足以完成内部设计，只好四处考察各类古建筑。

从南岳到张家界、山西黄帝陵再到北京，一路考察一路思考，炎帝陵开始在我心里有了模模糊糊的影子。为了收集更多资料，对炎帝陵有更清晰的认知，我来到省图书馆查阅资料。图书馆的副馆长很好，得知我是来查找炎帝陵的资料，不仅吩咐馆员帮忙一起查阅，还在中午、晚上闭馆的时候特许我留下，于是我每天就着馒头和白开水，一坐就是一整天。

一个月后，我回到炎陵。站在修复炎帝陵纪念碑前，我把手放在胸前跟自己说：不但要修复一个有形的炎帝陵，还要修复一个无形的炎帝陵，把炎帝精神弘扬到全世界。

主体建筑只用“三头”，没有一块钢板、一颗钉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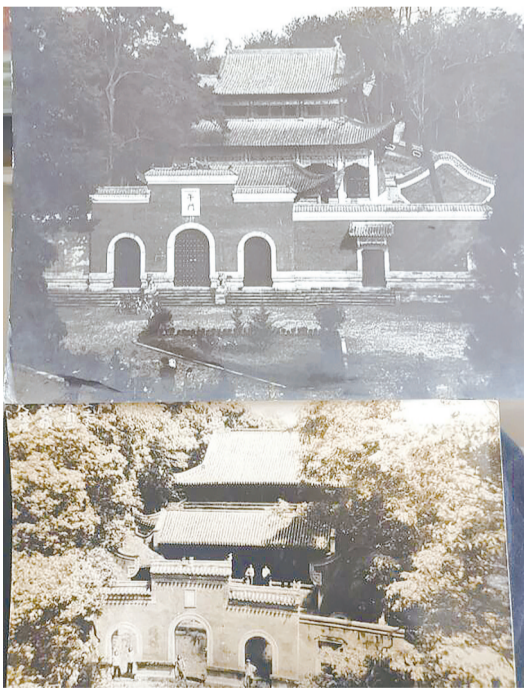
1986年6月28日，对我来说是个永生难忘的日子。当天的炎帝陵修复工程奠基礼，吸引了海内外2万余人到场见证，《湖南日报》还刊发了评论员文章，祝贺这一历史事件。

重修的炎帝陵不仅要保持清式古建筑特色，还要有文物价值。炎帝的形象，在充分研究史料的基础上由一家知名设计院设计了出来。省里派了古建筑专家来指导施工，我们还到中南大学请了一位教授负责主殿的设计。施工的要求特别高，主体建筑只能用“三头”，也就是砖头、木头、石头，不允许用一块钢板、一颗钉子，整个建筑榫卯结构用得比较多。

主殿的木工出自著名的“建筑之乡”浙江东阳顶级古建筑师傅之手，加上本地的两支施工队，一共不到60人。没有旅社，大家就住在附近一座煤矿的宿舍里，喝的井水也是煤矿里的，有股怪味。条件是艰苦了点，但大家精神都很足，施工人手不够的时候，指挥部的十几个人也会顶上。

1988年10月，一座整旧如旧的炎帝陵顺利完工，除主殿外，还完善了咏丰台、崇德坊、鹿原亭等附属工程。拍照时，大家惊喜地发现，修复后的炎帝陵与那张民国时期照片里的炎帝陵几乎一个样。

虽然已经退休多年，但我对炎帝陵的感情从未割舍，现在想得最多的问题，是如何把炎帝陵建设得更好。我希望可以建设一个炎帝陵博物馆，让更多的人体验和知晓炎帝的丰功伟绩和炎帝陵的历史，也可以考虑建设炎帝生态园、炎帝功德园，让炎帝陵成为全世界华人的寻根目的地。



修复后的炎帝陵(上图)与那张民国时期照片里的炎帝陵(下图)几乎一个样。(赖杰琦 翻拍)



炎帝陵修复工程开工前，立下了一块纪念碑。后排右三为唐家钧。(赖杰琦 翻拍)

88

株洲日报

22823906

2021年5月12日
星期三

责任编辑：赖杰琦
美术编辑：王 星
校 对：杨 卓

时光

SHIGUANG

千金药业
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



老照片



因为当年作者(左)与聂鑫森老师在株洲的合影

难忘那年约稿

贺为民

那是1983年1月，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。当时我在位于茶陵的湘东铁矿矿务局工作。1月中旬的一天，矿邮局的邮递员老莫给我送来一封株洲日报寄来的信，并打趣地对我说：“又在报上发稿了呀？”我满脑疑惑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著名青年诗人、时任株洲日报副刊编辑聂鑫森老师写来的一封信约稿信。上书：“为民同志：你好！请抽空写一点茶陵风光（名胜古迹、风景名胜地）之类的东西。望支持。”

当时茶陵属于湘潭管辖，一般带地域性的稿件难以在外地报纸刊出，所以我与株洲日报少有交往，现在会怎么突然找我约稿？接到这封约稿信，我除了受宠若惊外，还有些纳闷。后来才知道，那年省里拟将湘潭管辖的醴陵、攸县、茶陵、酃县（后改名为炎陵县）划归株洲市管辖，为了扩大影响，株洲日报社特意组织刊发上述四县一些人文古迹、风景名胜之类的散文。于是，就有了那封约稿信。

收到聂鑫森老师的约稿信后，我不敢怠慢，立即着手搜集有关资料，抓紧时间赴当地下乡采风，并很快写出了第一篇散文《铁牛散记》。寄至株洲日报副刊部后，不久就见到了，只是作者署名前面加了“茶陵”二字，让我有些不解。

随后，我又驱车几十公里，到茶陵县高陇镇采风，写出了第二篇散文《游光泉》。在把稿件寄给株洲日报副刊部的同时，我随信附上了自己的疑问，询问为何在署名前面加个“茶陵”？没想到聂鑫森老师立即给我回信说：“为民同志：你好！大作收到，可用的。谢谢！在署名前加茶陵是领导定的，想扩大区域的影响，用一段后就不需要了。”读后，我当然可以理解。那一年，为了迎接区域调整，我又接连在株洲日报刊发了《家乡的糯米粿》《故乡今昔》等多篇散文，为区域调整的宣传尽了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。

那年月没有网络，编者与作者联系，全靠书信往来。几次刊发约稿，聂鑫森老师都会给我寄报信说：“为民同志：你好！大作于今日见报。寄报一张，请收。”他这种对工作负责任的精神，使我深受感动！自己成为报人后，我时刻以聂鑫森老师为榜样，尽力为他人做好嫁衣。

一晃30多年过去了，回想起那次约稿，至今记忆犹新。现在有了网络，报社约稿比以前方便快捷多了，只要有了作者的联系方式，发个微信或点个鼠标就可以解决问题，但我仍然怀念那个年代，怀念编、作、读往来之间的亲密友谊，怀念那段如火如荼的改革岁月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：
ztrbsg@163.com